

# 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

## 扎根人民 创作精品 培育人才

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观看了开幕盛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代的更大繁荣发展指明了道路。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党和人民需要你们、信任你们、感谢你们!”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充满深情的寄语犹在耳边,至今仍让我心潮澎湃。

面对新征程新任务,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强烈的政治担当、笃行不怠的实干精神,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培育人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艺术教育。

一、以文艺助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前进动力。回顾新时代1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文艺创作日益繁荣,很多文艺作品“火”出了圈,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放歌,正是新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有着深深的时代的烙印特征,书写了新时代的精彩篇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我们文艺界要坚持文化自信自强,时刻关心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为着力点,把握时代脉搏、发挥专业优势,创作出更多更丰富的能够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被人民群众认可喜欢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文艺助推社会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前进动力。

二、坚持立德树人,培养高水平艺术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教育事业的新征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艺术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政策,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大批高水平艺术人才。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既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又要勇于探索艺术学科之于教育的价值、意义、方法与路径;既要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又要放眼国际,在全球视野中建构中国艺术文化的主体意识,用世界一流标准展开人才培养的系统化思考,形成独特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模式。为此,我们要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切实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高艺术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文化的有力支撑。

三、勇担时代使命,唱响文化主旋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意创造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的教职员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其他兄弟院校相比,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专业特色,教育引导师生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二十大精神上来,以广阔的社会为实践舞台,以时代为背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创作排演一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集全校之力打造精品力作,锻炼师生艺术创作能力、舞台实践能力,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将以身作则带领师生沿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在参演《长征》《运河谣》《半条红军被》《山海情》等民族歌剧的基础上,继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舞台上塑造更多人物形象,用歌声唱响文化主旋律,为凝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坚定文化自信自强,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要求,我们要在做大做强自己的同时,持续深化天津茱莉亚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合作办学项目,发挥好这一中外人文交流平台的作用,通过开展学术交流研讨、艺术实践、师资共享、人才交流培养等方式,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并可融入世界舞台、显示自我特色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体系。坚持守正创新,打造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以音乐作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在与外国师生的交流中,以良好的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用音乐的艺术形式承载人类对和平、希望、进步的美好追求,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贡献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继续秉承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赓续“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传统,面向未来、胸怀全局,无愧时代、不负人民,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能够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艺术人才,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踔厉奋发、砥砺前行。

(作者系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音乐剧界创作并公演了一批根植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如《花儿与号手》《大钊先生》《新华报童》《绽放》等。这些作品以音乐剧富有激情的现代形式,讴歌革命先贤的光辉历程,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誉。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续落实到音乐剧的建设中,赋予文艺作品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11月11日至13日,由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七届“北京大学国际音乐剧研讨会”暨“音乐剧学院奖”在北京天通苑艺术中心举行。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数十家高校的专家学者与音乐剧从业者以及来自英国、韩国的专家围绕“新时代音乐剧发展研究”的议题和“主旋律音乐剧的创作态势”“少年儿童题材音乐剧现象研究”的分议题等各抒己见,参赛选手们在学院奖的舞台上各展才华。在各位音乐剧同仁的见证下,这场为期3天的“线上+线下”音乐剧盛会圆满落幕。

本届会议旨在回顾新时代音乐剧发展历程,探索音乐剧未来发展道路。学术召集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映辰教授在开幕式上表示,音乐剧是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舞台艺术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代,我们应该积极思考、总结、探索音乐剧内容建设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从未来视角反思历史、审视现实,以期对未来的音乐剧创作和研究有所指引。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本届研讨会所提出的新命题、新视角、新方法,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音乐剧理论体系,对未来的音乐剧创作将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来,主旋律音乐剧作品因其积极响应新时代文艺精神号召、集中体现新时代文艺创作风貌,已成为当下中国观众最喜闻乐见的舞台表演类型之一。国家一级作曲家、上海电影艺术学院副院长李瑞祥谈到:“我们所说的主旋律音乐剧就好比是多声部音乐作品中的主旋律一样,是作为引领者而存在的。”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提出了“在音乐戏剧中增强文学性”的问题,强调主旋律音乐剧作品应当自觉地发挥出它的导向作用,用精湛的艺术品质、独特的审美价值、深厚的人文关怀去传递主流的、阳光的、健康的社会能量。伴随着主旋律音乐剧创作热潮的到来,一系列少年儿童题材的音乐剧作品也收获了大众的认可与与会专家学者的肯

## 艺谭

# 重思中国舞蹈之本源:历史与哲学之间

□姜宇辉



《融》剧照 黄惠民 摄

我的研究领域是当代法国哲学,也对艺术和美学的问题有广泛深入的兴趣,近年来尤其关注舞蹈哲学方面的主题。之前主要是基于自己的研究背景,对舞蹈进行了一些比较抽象的思辨,今天我想尝试一点不同的工作,看是否能从中国舞蹈史的内部去挖掘出一些深刻的哲学主题。

要进行这个工作,我认为大致有三个要点或者前提。一是必须认识到,在中国舞蹈史乃至广泛的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哲学与舞蹈之间的互动已然并始终在发生着、进行着,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规律。所以,将哲学之“思”与舞蹈之“姿”密切关联在一起,这并非仅是我们这样的哲学学者的一厢情愿,而更是忠实于中国舞蹈史的史实。第二,为什么要通过哲学这个视角去洞察、反思舞蹈史呢?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动机,正是揭示出舞蹈史之中那些单纯以实证性的描述或梳理所没有办法充分显现的深层主题、问题和线索。历史并非只是事实和事件的连续、累加,它们的背后总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这些关联是历时的、共时的,亦是差异性的。所以,从哲学的视角出发,往往能够在可见的历史背后挖掘出“不可见”的规律、本质乃至目的。那么,哲学和舞蹈之间的生动对话最后又要达致何种目的呢?关于这三个要点,我认为更应该将其指向未来的向度。以史为鉴、以古观今,这固然是可贵的方法,但这一切最后还是为了能够为未来的发展和可能性提供进一步的预示和启示。因此,当引入哲学的反思之后,除了能够揭示历史的深层本质外,更能为中国舞蹈的未来发展敞开一些新鲜而充满活力的方向。一句话,哲学要追问的,并非仅仅是舞蹈“是”什么和“曾是”什么,而更应该指向“将是”什么。

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简要地谈一下自己的管见。我主要参考的就是王克芬和王宁宁两位老师分别撰写的中国舞蹈史方面的专著。

首先,中国舞蹈史中哲学与舞蹈的“事实性”的互动与关联,这一点在《乐记》这部早期的理论杰作之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乐本”这一篇中就谈,“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里,虽然谈的是各种具体的艺术现象,比如音乐、歌唱、舞蹈,也包括文学等等,但却并未局限于任何一门艺术类型的范畴之内,甚至一开始就完全没有涉及任何艺术门类的界定,以及法则、技艺等具体而需实证的问题,反倒是一上来就从天地、人心这些看起来“大而空”的哲学思辨入手。但这并非是一个缺陷或者忽视,而其真正是中国人谈艺、论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即“接近乎道”这个基本的命题。艺术的创造活动仅仅只看到“技艺”这个层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上升到“道”这个根本。这里的“道”同样并非只是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的“内部”之道,而更是贯通天地的“大道”,是至为根本的哲学之道。所以,创作艺术、谈论艺术的前提和归宿,其实都已经是也应该是哲学的思考。只有凭借着对于天地的宏大之思,才能更好地

更深刻更自如地在艺术的层次上进行表达。相似的表述当然不只《乐记》这一部。通观中国艺术史和思想史著述中的各种经典文本,理论性、哲学性思辨的篇幅似乎要多于对具体的艺术现象的论述,或至少是持平,这也说明哲学与艺术之间的互通互动确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又是一个历史的规律。这一点,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中就更为明显,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说法正是明证。

其次,我们在中国舞蹈史的发端和本源之处所能发现的深刻的哲学命题又是什么?又有哪些?那肯定是异常丰富的,值得一代代学人去深入探索。我在这里就只谈一个问题,即“身心关系”这个对于舞蹈和哲学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舞蹈并非只是“身体的技术”,而更是要用“身”来激活“心”,再用“心”来引导“身”。同样,在东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之中,“身”与“心”、“灵”与“肉”这类人类生存的两个根本向度的关系也一直是一个根本难题。当我们翻开中国舞蹈史的经典文本之时,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全然不同的感悟。不妨还是从《乐记·师乙》中的这个基本命题入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对这句话,向来有两种彼此相反的理解。一是将从“言”“嗟叹”到“舞蹈”的运动过程理解为从低到高的运动,由此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舞蹈视作各类艺术的最终旨归和最高境界。但这个理解或许违背了“舞从心出”这个中国古代舞蹈理论的根本立场。心是舞之“本”,而“本”总是优先于“末”,正如“源”注定优先于“流”。这样看来,心为本,而各种更为靠近心的艺术活动,比如音乐和诗歌就理应承担着艺术的更高境界(黑格尔在《美学》中有相似的看法)。反过来,身作为“末”和“流”,它最终所起到的充其量只能是附属和补充的边缘性之作用。这也就解释为何舞蹈始终未能真正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中心点和至高点,而往往总是游离在边缘和民间的“隐微”之力。

但“边缘”并不意味着没有力量,同样,向来以“锦上添花”的形态出现的中国舞蹈却往往能够展现出一种“多”“变”“异”的力量。这也正是我要谈

的第三点,涉及的正是如何从历史和本源的角度来展现、激活出中国舞蹈的未来动力。当然,舞蹈的未来主要还是靠舞蹈艺术家们去亲身践行、上下求索,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我在这里所表达的至多只是一点或许不切实际的希望和期待。上面我们谈到了哲思与舞姿的互动这个前提,以及舞从心出这个起点,但无论是前提还是起点,都无法真正界定、限定本源之处的那种不可穷竭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对于中国舞蹈来说,我以为,这个创造力的真正起点正在于“礼崩乐坏”时期所激发的民间舞蹈的蓬勃动力。与世界各地舞蹈的历史发展规律相似,中国舞蹈一开始也是始终位居从属的地位,总是为宗教、政治,甚至军事、生育等等社会功能服务。

那么,它真正开始获得自身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发展规律,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呢?王克芬老师谈到了“舞”跟“巫”在甲骨文中本为两个不同的字,这已经提示我们,舞蹈除了有一种从属的“功能”之外,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包含趋向于独立自主的艺术性动机,但这个动机真正落到实处得以具现,还是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尤其在孔子的诸多流传文本之中尤为明显。孔子一方面哀叹正统雅乐的失势,另一方面却又抑制不住自己对于民间乐舞的深深迷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即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的体现,而中国舞蹈史也恰恰是在本源之处的这种内在的错综复杂的张力之中不断砥砺前行。“一”与“多”、“心”与“身”、“正统”与“民间”、“公共”与“民间”等等,在这些看似分立的两极之间,中国的舞蹈却反而展现出源源不绝、生生不息的连接、互通、转化的创造之力。或许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艺术史之中,没有哪一门艺术类型能够如舞蹈这般在社会不同力量之间起到切实而灵动的纽带和桥梁的作用。这一特征,在唐代这个舞蹈的巅峰期体现得颇为清晰。多元性、自发性、公共性乃至游戏性等,皆为其生动鲜活的写照。

可喜的是,舞蹈的这种恒久的生命力及其连接转化的创造力不断在当下的舞蹈创作中涌现,有的作品甚至呈现出深刻的哲学之思。我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国际艺术节邀请编舞家沈伟创作的《融》。这部作品从中国的易经智慧中提取了万物有灵、万物相连的身心观念、生命观念和宇宙观念,将装置、影像、舞蹈等手段结合起来,提供了当代舞蹈对人类当下及未来命运的思考,让人惊叹。

总之我想说的是,本源不等于起点,因为它既是“源”之起点,又是“本”之原理。在中国舞蹈史的本源之处,我们恰恰发现了哲学与舞蹈之互动这个引人深思的要点。我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也期待哲学学者能更多地关注舞蹈的创作和研究,两个学科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对话、交流和互动,携手将中国舞蹈带向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未来。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七届“北京大学国际音乐剧研讨会”暨“音乐剧学院奖”举办



北京大学《小鸟天堂》团队演出剧照

定。如《闪闪的红星》用现代音乐的思维,以符合少年儿童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孩子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音乐剧舞台上的潘冬子成为新时代少年心中鲜活的艺术形象之一。《小鸟天堂》以15岁的青儿姑娘为主人公,讲述了人们世代与自然相依为命、相互守护的故事,增强了少年儿童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认识。此类音乐剧作品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塑造,提高少年儿童的艺术审美力,具有真正的教育审美功能性。

“歌以咏志,舞以传情。”“音乐剧学院奖”作为研讨会衍生出来的实践展演活动,以其公益评优的艺术情怀、公正纯粹的艺术品格,已慢慢积累成为一年一度的学院派音乐剧展演盛会,对推动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建构中西方音乐剧的交流,在中国音乐剧走向国际舞台的道路上做出了积极探索。本届“音乐剧学院奖”是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合办,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支持的音乐剧专业实践活动。评

选阶段共接收到近400份参评资料,分别来自上音、上戏、中戏、北舞、北歌等国内67所高校院团,纽约大学、伯克利音乐学院等6所国外院校,再一次创下高校音乐剧人参赛的新纪录。

本届“音乐剧学院奖”颁出的各项奖项中,音乐剧演员齐飞的《新华报童》团队摘得分量最重的“最佳表演团队”奖,音乐剧演员李炜鹏获“最佳音乐剧男演员”奖,充满朝气的思陈、石亦飞、张馨文、田恩栋分别获“最具风采音乐剧演员”奖,北京大学《小鸟天堂》团队、南京艺术学院《闪闪的红星》团队与《隐秘的光》团队获“优秀表演团队”奖,中央戏剧学院的高品《袁隆平》选段团队获得“最聚人气音乐剧组合”奖,张慧羽《镜》团队、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音乐系音乐剧团的《雨》、杭师大钱江学院《敦煌·召唤》团队获得为鼓励原创音乐剧而新设立的“原创剧目新苗奖”,多名选手和团队摘得“元培助学奖”及“优秀指导奖”。

“音乐剧学院奖”自创办以来便收获了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公益性”是该奖贯穿始终的初心,并以此不断激励着出色的音乐剧人才创作出更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音乐剧作品,不断追求纯粹质朴的艺术精神。此外,该活动坚持普及推广与高端培养并重,此次活动中便邀请了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的李雄辉教授、英国圣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院的彼得·纳普教授、韩国东西大学音乐剧系的朴仁先教授为参赛选手和广大音乐剧爱好者开设“北京大学音乐剧公益课堂”,将音乐剧的种子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

“北京大学国际音乐剧研讨会”暨“音乐剧学院奖”以打造中国音乐剧专业理论体系、发展中国音乐剧学术科研成果为使命追求,正如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教授所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音乐剧必须是人类的、国际的、世界的、全球的。我们应该用中国文化的元素,用音乐剧的形式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阐述得更加精彩。”(艺闻)



10月28日至11月9日,由中国美术馆、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璞心逐梦——韩玉臣油画写生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与观众见面。展览分为“梦想萌发与艰难自学”“浓郁深切的太行情结”和“倾心描绘多民族风貌”三个部分,展出韩玉臣油画写生作品100余件,呈现了艺术家50年来的写生之路。展览期间,韩玉臣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两件作品。

图为油画清漳河畔(韩玉臣作) (路斐斐)

## “两栖三友”书艺展呈现自书诗词魅力

由中国楹联学会诗词文化院、北京诗词之友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当代新旧体‘两栖三友’刘征、杨金亭、张咏峰三主编程书展”日前在京举办。沈鹏为展览题写展名。

作为中国作协会员,三位书友坚持新诗、旧体诗创作几十年笔耕不辍,担任诗歌、诗词刊物主编多年,编写写诗,因诗结缘,热爱书法,倡导自书诗词,享诗艺人生。本次展览精选三人近百件自书诗词作品,均为其多年诗书创作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通过诗词书法这一传统艺术形式,体现了诗人的家国情怀、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本次展览中部分展品将捐赠给当代诗词馆收藏。(梦龙)